

書評

---

## 象·數：耶穌會索隱派與其《易經》解讀

杜欣欣

書名：*Chinese Theology and Translation: The Christianity of the Jesuit Figurists and Their Christianized Yijing*（暫譯：中土神學與翻譯：索隱派天主教思想及其對《易經》之天主教解讀）

作者：Sophie Ling-chia Wei 魏伶珈

出版社：Routledge

出版日期：2021年6月30日

ISBN：9781032088280

總頁數：166

售價：US\$ 48.95

收件：2022年1月10日

修改：2022年2月14日

接受：2022年2月15日

## 壹、前言

什麼是理想的譯本？該把作者帶向讀者，或把讀者帶向作者？這歷來是翻譯所關注的議題。推而廣之，文化交會與認識也存有類似的「翻譯」考量，究竟該將陌生的事物轉化為視而可識之物？或應存其疏離，留予他人習察之間？然而歸化與異化乃是對翻譯策略或成果的一種描述，根基於異／己、主／客的二元論，但這樣的討論方式卻不見得能處理特定翻譯境況。

## 貳、中土神學與翻譯

早期基督宗教在華傳教史乃一部翻譯史，記錄了耶穌會士如何試圖跨越重重藩籬，奠定中西交通最初的基礎。晚明利瑪竇（Matteo Ricci）以來傳教士力圖調和天儒，然隨著改朝換代，傳教方式自難一成不變。早先利瑪竇獨尊儒術，認為宋明理學「太極」之說近乎無神論，拒斥《易經》卜筮迷信色彩，故未將二者納於文化適應之列。清初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為首，因康熙深重《易經》，轉而投入其中研究。利瑪竇以儒家思想調和天主教，而白晉則直指《易經》象數乃《舊約》符碼，然無論天儒調適或是古經索隱，皆脫離不開詮釋。

白晉觀點其來有自，他承襲西方上古神學（Prisca Theologia），深信古代文明存有《舊約》行跡。在白晉引領下，索隱派（Figurists）研究從《易經》一路延伸至其他領域；馬若瑟（Joseph-Henri-Marie de Prémare）與傅聖澤（Jean-François Fouquet）共同努力下，形成一套獨特神學體系。當時，索隱派論點並不見容於教廷，在清朝也未能產生實質影響，學界到了 1970 年代之後才對索隱派有系統研究。<sup>1</sup>

<sup>1</sup> 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1976 年發表的文章討論馬若瑟如何調解新儒家與基督宗教（Mungello, 1976），爾後魏若望（Witek, 1982）、柯蘭霓（von Collani, 1985）與龍伯格（Lungbæk, 1991）分別出版專書討論索隱派主要人物傅聖澤、白晉與馬若瑟。

西方對於白晉的研究首推德國學者柯蘭霓（von Collani, 1985）的 *P. Joachim Bouvet S.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透過西文文獻分析其索隱研究。本文所介紹的是魏伶珈（Wei, 2021）教授的 *Chinese Theology and Translation: The Christianity of the Jesuit Figurists and Their Christianized Yijing*，此書針對白晉《大易原意內篇》、《易鑰》、《易引》、《易稿》中的《易經》詮釋有更完整的分析。作者以白晉漢語手稿為基礎，不僅補充柯蘭霓研究，更引用雅克慎（Roman Jakobson）「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之說，賦予索隱派漢語作品一種獨特翻譯視角。事實上，索隱派跟翻譯關係密切，他們深信《易經》中可以找到印符，復以天主教義研究這部中國經典。在這種以經釋經的過程裡，無論從語言層面或從文化層面，索隱派都經歷了史坦納（George Steiner）所提的「信任」、「攻佔」、「吸納」及「補償」四個階段，可視為一種天主教《易經》譯釋。無獨有偶，柯普蘭（Rita Copeland）也認為，西方中古世紀的釋經學存有詮釋性，也支持將之視為一種翻譯（Copeland, 1991）。由此可見，作者以翻譯角度探究白晉作品，這點可以從史坦納與柯普蘭論點得到支持。

## 參、索隱「理性」

信任既為翻譯之濫觴，認識索隱派的第一步便是了解其思路，白晉對「船」字的解讀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他根據漢字形構將「船」拆成「舟」、「八」、「口」，從中解讀到《舊約》天降洪水，諾亞一家八口避於方舟的故事（Wei, 2021, p. 15）。漢字若此，《易經》的抽象性無疑提供了索隱派更多發揮的空間。白晉想必自知會招來非議，遂引用莊子〈外物〉中得魚忘筌之說，支持索隱派對於《易經》的基督宗教解釋（Wei, 2021, p. 124）。從歷史發展來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索隱派都未能擺脫穿鑿附會的惡名，其研究也未能獲得中西方正視（Mungello, 2019, p. x），<sup>2</sup>直到近來研究從跨文化

<sup>2</sup> 原文為“there is the radical nature of Figurism itself. Condemned by clerics and intellectuals alike, Figurism seemed to have little relevance to modern scholarship”（Mungello, 2019, p. x）。

角度切入，情況才有所轉變。

由於索隱派對符象解釋冗雜繁瑣，為便於系統討論，研究者往往需將之再脈絡化。孟德衛 (Mungello, 2019) 近著 *The Silencing of Jesuit Figurist Joseph de Préma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採水、火、木、金、土五行鋪陳馬若瑟生平學思，即是一例。本書也採取相同作法。《易經》六十四卦中，白晉手稿只解釋十二卦，作者擷取其中五卦陪襯全書論述脈絡。

## 肆、白晉卦釋的再脈絡

本書一大特點在於納入漢學研究的翻譯層面，作者轉換白晉漢語手稿時，尤其展現出高度的翻譯自覺。如前所述，作者選取五個卦象，採用白晉手稿相關討論部分作為全書主要五章的引文。倘若引文之中同時出現經文及注疏，作者即採用不同的英譯區分兩者。以第二章為例，「乾」卦解釋取自《大易原意內篇》，其中「卦辭」、「經文」依據的是德國漢學家衛理賢 (Richard Wilhelm) 版本英譯而來，「內意綱」、「內意目」內容出自白晉本人，這部分是由作者親筆翻譯。不過，除了引文之外，書中提及古書經文處，作者採用的是理雅各 (James Legge) 英譯。由於理雅各與衛理賢對文本字義與涵義各有側重，<sup>3</sup> 白晉漢語手稿廁身其間，等於將之納入西方漢學《易經》翻譯領域。再者，以衛理賢翻譯為「經」，以作者英譯為「注」，藉此識別兩者，同時也顯示出文本中的對話關係。

作者以白晉所釋之五卦為各章開篇引文，而各卦又可獨立出來，與後文形成一種「經傳分離」的狀態，自成脈絡。「乾」(The Creative) 代表造物主開天闢地，「屯」(Difficulty at the Beginning) 代表仰望救世主；白晉以此二卦連結天主教核心。「需」(Waiting) 說明待其人(彌賽亞)而後來，白晉認為「需」與「人」合為「儒」，需其人皆為儒者，證明天儒相通。接

<sup>3</sup> 賴貴三 (2014) 以「實用派」與「文本派」描述衛理賢與理雅各的《易經》翻譯。

下來，「訟」（Conflict）代表救世主透過自省拯救萬民，結合孔子「見其過而內自訟」之說，籲眾人自省遠過。作者最後選擇了「泰」卦（Peace）說明白晉如何結合卦象、爻辭、數字來描述撒旦謀篡天主地位。作者總此五卦，概括索隱派所欲傳之《舊約》要義。

對許多讀者來說，上述各章引文想必令人匪夷所思，加上作者刻意採用各式英譯，讀者如未察覺其中用心，反可能以為翻譯缺乏前後連貫性，這些都是閱讀此書可能遇到的挑戰。值得一提的是，白晉以《聖經》詮釋《易經》，看似荒謬，但衛理賢曾於《易經》德文版導論提到，《易經》有許多原理與基督宗教教義極其相符（衛理賢，1989／2017）。兩人相差 200 年，卻同樣感受到這層相似性，或許意味著白晉的解讀並非全然不可思議。

## 伍、索隱即翻譯

這場跨文化相遇裡，翻譯於文本之間、文本之外皆具有深刻意義。書中討論翻譯定義、中國翻譯史、譯名演變、語言學、翻譯對話空間、符號學等種種跨語際面向，呈現索隱派所處的時空情境。透過這樣的安排，白晉作品不再受信實與否、理性／非理性所囿限；人們得以探究到，白晉如何透過類比與挪用識得符象，據此加以轉譯、譯述、推論天主教與《易經》關係。茲分述主要五章，並列各英文標題與卦象，藉此看出作者如何穿梭並且串起不同脈絡，並透過這樣的寫作安排呈現索隱派的居間性、複雜性。

### 一、In Other Words／乾卦：（The Creative）

就英文標題來看，“In Other Words”（換言）實乃翻譯隱喻。作者以「乾」卦切入索隱派立論核心，顯示白晉如何解釋救世之主及其象「隱藏布列」。此外，作者重新定位翻譯，但凡中國翻譯史上各式活動，甚至古籍注疏與歷史重釋都被納入廣義翻譯。如此一來，翻譯的詮釋性從文本推至文化，這也連帶賦予索隱派作品一層新的研究意義。

欲證論《易經》印符隱藏布列，首先必須建構能指與所指之間的相映性。是故，白晉收集中國古籍與俗語對於「天」的描述，編撰《古今敬天鑒》，串起古籍之間互文性，使上主「神容可識」，進而能「複明」天學本義。就此而論，白晉漢語手稿同時具有鑒明與示現神蹟的雙重作用。

## 二、The Making of Jesus in the Hands of the Jesuit Figurists / 屯卦： （Difficulty at the Beginning）

此章主題圍繞在白晉如何藉助翻譯與詮釋，從《易經》中建構耶穌形象。早期“Jesus”譯為「移鼠」、「熱所」，直到利瑪竇才確立了「耶穌」之名，主要採音譯。「屯」卦名在此呼應嚴復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翻譯之難。然此書所未提到的是，“Deus/God”一詞的翻譯情況要複雜得多了，有音譯「陡斯」者，也有採中國古經「上帝」者，當時甚至引發了譯名之爭。爾後，索隱派從古經書蒐羅「天」、「帝」相關內容，也整理俗語「老天爺」等稱謂，以達其勾深致遠的目的。

「屯」卦震下坎上，代表事物萌發，亦為難進之象。「坎」為淵險，白晉以之說明先祖（亞當）獲罪於天，而「震」為興發，代表聖子「神明全善，剛正全德」。上下兩卦結合起來，成為人類被逐出天堂，等待彌賽亞救贖的象徵。

## 三、The Classical and Vernacular use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Jesuit Figurists'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Yijing* / 需卦：（Waiting）

耶穌會入華傳教之初即以學習漢語為目標，在學習這門「外語」的過程中，學習者無可避免地會置身於翻譯情境。作者悉數傳教士一路以來的漢語研究發展，索隱派雖不乏重要研究成果，但因其主張漢字帶有神祕色彩，乃神聖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故而特異於其他研究者。翻譯與神祕象形代表雙重作用力，在兩者交互影響下，提供了人類想像很大的發揮空間。

此章引《易稿》「需」卦為序，白晉於文中指出救世主「未降生為人君

師……凡需其人皆為儒者，故需人為儒字……」（Wei, 2021, p. 69），以此貫通儒家聖人與天主教救世主。白晉詮釋看似有很強的任意性，然而馬若瑟於《六書實義》提過：「得道而忘象然」。換言之，印符本身的作用在揭示（revelation），顯露「道」的本意，索隱派研究走的是啟示神學一派。

#### 四、Jesuit Figurists' Written Space／訟卦：（Conflict）

白晉漢語手稿在書寫版面的安排上與古書刻本、抄本極其相仿，意在迎合傳統士人書寫範式。此外，白晉也效尤古書注疏體例，展現文本內部的居間性，在古經書內容與個人理解之間形成一種翻譯、對話關係。

作者以《易稿》「訟」卦為序，據白晉解釋，「球世主自訟之聖道」，自訟近乎自省，達到合天理而無過。以「訟」卦為喻，意在指出文本對話性。書中不僅呈現白晉文本的自訟成分，也透過史料並置，顯示白晉、康熙、李光地、王道化、韓棻等人如何聚訟於索隱研究。合而觀之，書信間的思想交換、版本間的刪修、文本內的層層申說，反映出索隱派如何努力適應中國士人文章傳統，促成跨經典詮釋與對話。

#### 五、Deciphering God's Encoded Messages With Divine Language／泰卦：（Peace）

傳統易學研究主要分為義理與象數兩宗，白晉深受後者影響。作者透過《易稿》對「泰」卦六四的解釋，說明白晉如何穿梭於象、數、爻辭，從中演繹《聖經》故事。據白晉，「泰」卦☰，陽爻象徵三位一體，三個斷爻代表「天神之首」，即撒殫（Satan）。爻辭提及「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白晉繼而以「三三翩翩」，影射天使戰爭，開展一幅群魔亂舞的啟示錄。

在圖像方面，白晉的《天尊地卑圖》旨在說明三位一體的概念。圖中以天地人三才代表聖父聖子，一旁輔之以《易傳》與朱子言，另外還有來自基爾歇（Athanasius Kircher）的影響，以三角形作為三位一體的象徵。這幅圖

看似簡單，卻是經過複雜的中西影響鎔鑄而成，而圖文互釋的展現手法實則已是一種「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數字本不具備語言特質，經由索隱派賦予某種象徵性，遂能實踐跨文化間的「象」與「數」翻譯。數字的作用不僅幫助索隱派「證」得中國古史跟《聖經》史平行，又由於象數與古代曆算密切相關，除了是仰觀天象的自然科學，更用於支持君權天授，故也帶有政治目的。白晉於《易考》收錄許多與康熙討論《天尊地卑圖》的文件，顯欲以此證明皇帝支持，為其「翻譯」找到贊助人，鞏固索隱研究合法性。

## 陸、經學翻譯

這部專書具有跨文化以及跨領域的雙重意義。索隱派留下許多作品，以拉丁文、法文、中文書寫，寫作內容與形式會根據中西文讀者而有所不同。近年索隱派相關研究中，西文作品研究已累積豐富成果，其漢文作品也受到相當重視。魏伶珈教授透過白晉漢語文獻彌補了西方漢學對於索隱派研究的侷限，並從「翻譯即詮釋」的角度將白晉這批漢語手稿納入《易經》研究的一環。由於書中篇幅所限，只能略知白晉手稿樣貌，幸有黎子鵬（2020）教授出版《清初耶穌會士白晉易經殘稿選注》，不但提供更詳盡的手稿內容，也為索隱派《易經》語內翻譯提供更進一步的解讀。

讀畢全書後，感佩之餘，也提出幾個看法。（1）作者認為白晉漢語手稿仿效經書注疏，形成一種語內翻譯，也確實為此提出有力的說明。然而全書讀來，白晉作品展現的翻譯性似乎不僅於此。以書中所舉圖像為例，《天尊地卑圖》圖文互釋，加上《象形文字稿》以「船」代表挪亞方舟故事，在在顯示符際翻譯的特質。再者，白晉繼承利瑪竇以來耶穌與每瑟（Moses）音譯名號，以古經上帝為天主，又以《易經》中的亢龍對應《聖經》撒殫，中西文之間交互指涉，如此的轉換事實上以形成「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基於上述，白晉作品可說涵蓋三種符號翻譯。雅克慎以符號學



出發，而索隱派《易經》研究以象數出發，兩者之間關係很值得深入詳述，或許更能完整顯示索隱派符號翻譯特質。（2）索隱派作品龐雜，作者在編排上雖有許多巧思，不過對許多讀者而言，恐怕不易察覺其中用心。初接觸此領域者不妨先以柯蘭霓的白晉研究專書為參考，如此應更能領會作者布局之巧，以及此書如何將索隱派研究推進一大步。（3）作者在手稿英譯部分特意劃分經文與索隱論證，這是此書一大特點，如果作者能在前文稍作說明，讀者必定更能感受到不同譯文所代表的漢學對話性。此外，作者將白晉論點翻譯成英文，過程自然牽涉到翻譯策略的問題。例如，翻譯「天神之首」（Wei, 2021, p. 119），從「字義」（the highest of all angels）跟從「原義」（Satan）之間如何選擇，直接點出《聖經》指涉，或隱而不發，理由為何，這些都能深化討論索隱派的「翻譯」考量。

索隱神學揭示了文化相似性如何構成認識的一環，不管在西方漢學領域，或在《易經》研究領域都應該有一席之地。此外，白晉作品的翻譯性雖可從語內、語際、符際三種形式分析，卻難從歸化或異化角度審度。原因在於，白晉《易經》解讀始終不離天主教本位，按理近於「歸化」西方，卻有過度類比，顛覆《聖經》權威之虞。再者，以目標讀者角度來看，其漢語手稿書寫形式可說徹底「歸化」中國學術傳統，但內容上卻對《易經》採取「異化」詮釋。易言之，以經釋經的作法若推到極致，終將產生人我不分的局面：天主教化的《易經》恐失去主體，成為《易經》化的天主教，落入不被認同的困局。

讀者得以透過此書了解白晉論點雖不乏象數符號的穿鑿附會，卻絕非無中生有。作者展現了索隱派作品背後複雜的雙重文化脈絡，一個獨特的翻譯境況，值得後人予以正視。

## 參考文獻

### 中文文獻

黎子鵬（2020）。《清初耶穌會士白晉易經殘稿選注》。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Lai, J. Z. P. (2020). *An annotated anthology of the Yijing commentaries by the early Qing Jesuit Joachim Bouve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衛理賢（Wilhelm, R.）（2017）。〈衛禮賢《易經》德文版〈導論〉中譯稿〉（沈信甫、費陽譯）。《漢學研究通訊》，36（2），16—22。（原著出版年：1989）

【Wilhelm, R. (2017).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 Ching* in Richard Wilhelm's German version (H. F. Shen, & T. Fliss, Trans.). *Newsletter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Studies*, 36(2), 16-22.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9)】

賴貴三（2014）。〈《易》學東西譯解同——德儒衛禮賢《易經》翻譯綜論〉。《臺北大學中文學報》，9（16），29—65。

【Lai, K. S. (2014). The similarit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bout *Yi-jing*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 The synthetic discussion of Richard Wilhelm's *Yi-jing* transl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9(16), 29-65.】

### 英文文獻

Copeland, R. (1991). *Rhetoric, hermeneutics and transl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Academic traditions and vernacular 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597534>

Lungbæk, K. (1991). *Joseph De Premare, S. J. 1666-1736: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Aarhus Universitetsforlag.

Mungello, D. E. (1976). The reconcili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with Christianity

in the writing of Joseph de Prémare S. 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6, 384-410. <https://doi.org/10.2307/1398283>

Mungello, D. E. (2019). *The silencing of Jesuit Figurist Joseph de Préma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exington Books.

Wei, S. L. C. (2021). *Chinese theology and translation: The Christianity of the Jesuit Figurists and their Christianized Yijing*.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51060431>

Witek, J. W. (1982).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 J., (1665-1741)*.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 德文文獻

von Collani, C. (1985). *P. Joachim Bouvet S.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P. Joachim Bouvet S.J. his life and his work]. Routledge.